

# 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宗教和文化

〔印度〕雷格胡维尔·辛哈 著

伍 昆 明    李 坚 尚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学研究室    民族史研究室

# 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宗教和文化

〔印度〕雷格胡维尔·辛哈著

伍 昆 明 李 坚 尚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学研究室      民族史研究室

## 前 言

宗教是一种与人相关联的文化传统，它使人们以一种坚定的信仰度过自己的一生，并献身于某种不可捉摸的、支配他们命运而存在于人生彼岸的超自然成份的绝对意识。

宗教渗透到人类的大多数思想，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减低它的价值，虽然有时似乎贬低了它，但实际上，这些进步使得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宗教的作用。因此，对生活近乎于原始状态，并受到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影响的部落人，宗教就全然变得更为重要。宗教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宗教信仰和仪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不是把宗教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看不见的超自然力量在他们内心感受的表现。这种看不见的超自然力量，影响着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亦以同样的方式支配自然界的进程。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对社会人类学研究以来，曾长期对宗教理论感兴趣，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东北边境特区时，又有很多机会去研究原始宗教。

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这些东北部的人，当时我正作关于阿卡人的专题论著。他们宗教的新奇、复

杂以及它的宿命性质吸引了我。自此，我就保持了这个兴趣，并对这个未被世人知晓的东北部宗教进行了调查，用比较的方法作较系统的研究。

当我开始写这部专著时，我感到把东北部宗教当作文化体系和在这一地区的文化联系网来看待，就更为容易理解。

在东北部文化区发现的宗教，与印度其他部落地区的宗教是不同的。东北部文化区大概有三十多个部落，说约五十种不同的方言。他们居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广大地区，分布在大约三万平方英里即我称之为一个连续的文化带上。除了那些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佛教、然而还遵循着伟大的佛教传统的佛教部落外，这里的每个部落都有其持续多年的、未受任何文明特性影响的特殊宗教。他们有某些共同的宗教因素，如自然崇拜或者灵魂信仰，这些崇拜推动他们对自然神、职能神和精灵等众神灵的信仰。这些神灵在一种王国支配他们，并以某种灵魂体游荡于他们的终生。他们有一种全然束缚自己、并祈求超自然的神灵信赖他们的基本宗教哲学。只有把他们的整个宗教当作构成某种伟大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才能研究得更好。因此，在介绍东北地区的宗教时，我也广泛地引证了居住在同一文化区的其他一些重要部落某些可

资比较的宗教资料。

英美的人类学家对原始宗教有了许多专门的研究，像B·马林诺斯基的《巫术、科学和宗教》（1948年），R·R·玛丽特的《宗教入门》（1969年），E·伊万斯·普里特查得的《阿赞德人的魔法、神谕和巫术》（1937年），P·雷丁的《原始宗教》（1957年）和《探求真理的原始人》（1957年），R·F·福腾的《马奴人的宗教》（1935年），R·H·罗威的《原始宗教》，G·理查德的《纳瓦霍人的宗教》（1950年），D·倍罗的《巴厘梦幻》（1960年），克利福特·基佐的《爪哇宗教》（1960年），莱蒙得·费斯的《提可皮亚人中神的职能》（两卷集1946年）以及其他许多著作等，但原始宗教在印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除了莎钦·莱伊、J·P·米尔兹、J·H·胡顿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外，并没有把宗教作为文化和社会的研究项目来加以研究，迄今几乎没有什么全面的宗教研究。维里尔·埃尔温的《印度部落（在俄里莎）的宗教》和他在巴士塔的穆里亚斯的社会心理学复合体《穆里亚斯和他们的戈特尔（在新玛得亚邦）》中对宗教的论述，也许是仅有的两个例子。这两篇论著极好，它们确实鼓舞了我从事这种宗教研究的工作。

当我于东北边境特区在维里尔·埃尔温博士下面工作时，我得到很多特许，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使我回想起和他的交往，也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对这个学而不倦、并对部落问题有这样多成就的部落艺术与宗教的伟大学者，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

我的母亲给我奠定了研究宗教的基本方向。她为此曾在我们家里提供了文化的传统与环境。宗教在我们家里是个巨大的文化传统，我最早得到的鼓舞也许就是在那里。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我的妻子伽雅特里给我提供了一种气氛，使我不顾生活困难的挑战，专心致志而又信心十足地从事这个宗教论著。

东北部落宗教在文化背景上，还有许多不了解的知识领域，对它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将使宗教学者们对部落宗教能够系统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此外，还可以提供一幅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东北部地区宗教的完整图画。

雷格胡维尔·辛哈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于波帕尔

# 目 录

|                      |        |
|----------------------|--------|
| 译者的话.....            | ( 1 )  |
| 前言.....              | ( 6 )  |
| 一、东北宗教的文化概述.....     | ( 10 ) |
| 二、东北宗教的哲学.....       | ( 31 ) |
| 三、神的王国.....          | ( 63 ) |
| 四、宗教仪式.....          | ( 88 ) |
| 五、神话的特殊作用.....       | (106 ) |
| 六、东北地区的巫术—宗教复合体..... | (116 ) |
| 参考书选录.....           | (146 ) |
| 人名、地名、专词中英文对照.....   | (162 ) |
| 封面照片：珞巴族阿迪人的战争舞蹈     |        |

# 目 录

|                      |        |
|----------------------|--------|
| 译者的话.....            | ( 1 )  |
| 前言.....              | ( 6 )  |
| 一、东北宗教的文化概述.....     | ( 10 ) |
| 二、东北宗教的哲学.....       | ( 31 ) |
| 三、神的王国.....          | ( 63 ) |
| 四、宗教仪式.....          | ( 88 ) |
| 五、神话的特殊作用.....       | (106 ) |
| 六、东北地区的巫术—宗教复合体..... | (116 ) |
| 参考书选录.....           | (146 ) |
| 人名、地名、专词中英文对照.....   | (162 ) |
| 封面照片：珞巴族阿迪人的战争舞蹈     |        |

##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为《印度东北部的宗教和文化》（1977年新德里版），所谓“印度东北部”，著者主要是指中印边界东段我国传统习惯线以北，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也就是我国西藏地方政府长期管辖的门隅、珞渝和察隅地区的绝大部分地方。五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所谓“印度东北边境特区”，到七十年代，又改称为“阿鲁那查尔邦”。本书提及的阿卡、阿迪、达夫拉、布根、苏龙、舍尔都克彭、义都等部落属珞巴族，门巴为门巴族，达让、格曼是僮人，均在我国上述这一地区内。因此，我们认为，原书名为《印度东北部的宗教和文化》是不妥的，故改为《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宗教和文化》。为保持原书全貌，除书名外，书中的这种不妥提法，我们未作改动，其他内容亦完全按原文逐译。

门隅、珞渝和察隅等边境地区，从十九世纪中期起，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把其作为侵略我国广大西南地区的要冲，不断派出有关人员前来考察。自此以后，介绍这一边疆地带的文章和报告相继出现。中国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当局一方面声言与我国友好交往，另一方面又暗中把其势力继续向我国边境推进。为了适应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在人类学家维·埃尔温的组织下，在他们占领的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类学考察工作。六十年代前后，出版有关我国门隅、珞渝和察隅的著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并造就了一批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各民族共同体的人类学家。本书著者雷格胡维尔·辛哈就是其中之一。

雷格胡维尔·辛哈是印度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1956年于印度哨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在“东北边境特区”部落事务顾问、人类学家维·埃尔温手下工作。在埃尔温指导下，他对阿卡地区作过较长时间的调查，本书就是在这调查基础上，结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它是以现代西方人类学的观点来研究我国边境民族宗教的一本新书。著者把这里的宗教划分为两个基本体系、即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体系，并运用大量的材料对这一地区的原始宗教加以比较研究。他对宗教仪式的作用及自然环境对宗教信仰的影响等一些问题的分析，是可取的。但他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并只着重于心理的分析，忽视了经济基础对宗教的决定性作用，忽视社会对宗教的影响，同时也过分强调这里宗教的特殊性，这些是不

妥的。实际上，阿卡人信奉的天、地、山、川等神灵，与门巴人信奉的格波、赞、鲁和沙达多真等有着一定的联系。阿迪人信仰的原始宗教，也与我国西南边境的其他民族的信仰，以至东北边境的萨满教都有许多相同点。回避门巴、珞巴等民族与我国其他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印度多数人类学家表现出来的共同点，其原因除了调查研究不够深入，尚有其政治方面的背景。

解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因力量有限，加之十年动乱的破坏，致使对门巴、珞巴等边境民族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只是到了近几年才内部刊行了一些调查报告和译文，这与门、珞民族所处的地位很不相称，对于促进门、珞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同时由于此书是著者基于实地调查写成的，有珞巴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丰富材料，因此，不仅对研究珞巴族，而且对研究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以及民族学、民俗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这一地区目前仍被印度占领，我们不能直接进行调查。有鉴于此，今把此书译出，供有关同志参考。

由于我们的西方人类学知识不多，加之外文水平有限，有些译得不当或错误的地方，盼望读者指正。

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吴泽霖先生及王恩庆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  
于北京

## 前 言

宗教是一种与人相关联的文化传统，它使人们以一种坚定的信仰度过自己的一生，并献身于某种不可捉摸的、支配他们命运而存在于人生彼岸的超自然成份的绝对意识。

宗教渗透到人类的大多数思想，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减低它的价值，虽然有时似乎贬低了它，但实际上，这些进步使得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宗教的作用。因此，对生活近乎于原始状态，并受到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影响的部落人，宗教就全然变得更为重要。宗教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宗教信仰和仪式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不是把宗教作为某种异己的东西，而是当作一种看不见的超自然力量在他们内心感受的表现。这种看不见的超自然力量，影响着他们的精神和思想，亦以同样的方式支配自然界的进程。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对社会人类学研究以来，曾长期对宗教理论感兴趣，大约二十年前我在东北边境特区时，又有很多机会去研究原始宗教。

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这些东北部的人，当时我正作关于阿卡人的专题论著。他们宗教的新奇、复

杂以及它的宿命性质吸引了我。自此，我就保持了这个兴趣，并对这个未被世人知晓的东北部宗教进行了调查，用比较的方法作较系统的研究。

当我开始写这部专著时，我感到把东北部宗教当作文化体系和在这一地区的文化联系网来看待，就更为容易理解。

在东北部文化区发现的宗教，与印度其他部落地区的宗教是不同的。东北部文化区大概有三十多个部落，说约五十种不同的方言。他们居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广大地区，分布在大约三万平方英里即我称之为一个连续的文化带上。除了那些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佛教、然而还遵循着伟大的佛教传统的佛教部落外，这里的每个部落都有其持续多年的、未受任何文明特性影响的特殊宗教。他们有某些共同的宗教因素，如自然崇拜或者灵魂信仰，这些崇拜推动他们对自然神、职能神和精灵等众神灵的信仰。这些神灵在一种王国支配他们，并以某种灵魂体游荡于他们的终生。他们有一种全然束缚自己、并祈求超自然的神灵信赖他们的基本宗教哲学。只有把他们的整个宗教当作构成某种伟大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才能研究得更好。因此，在介绍东北地区的宗教时，我也广泛地引证了居住在同一文化区的其他一些重要部落某些可

资比较的宗教资料。

英美的人类学家对原始宗教有了许多专门的研究，像B·马林诺斯基的《巫术、科学和宗教》(1948年)，R·R·玛丽特的《宗教入门》(1969年)，E·伊万斯·普里特查得的《阿赞德人的魔法、神谕和巫术》(1937年)，P·雷丁的《原始宗教》(1957年)和《探求真理的原始人》(1957年)，R·F·福腾的《马奴人的宗教》(1935年)，R·H·罗威的《原始宗教》，G·理查德的《纳瓦霍人的宗教》(1950年)，D·倍罗的《巴厘梦幻》(1960年)，克利福特·基佐的《爪哇宗教》(1960年)，莱蒙得·费斯的《提可皮亚人中神的职能》(两卷集1946年)以及其他许多著作等，但原始宗教在印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除了莎钦·莱伊、J·P·米尔兹、J·H·胡顿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专题论文外，并没有把宗教作为文化和社会的研究项目来加以研究，迄今几乎没有什么全面的宗教研究。维里尔·埃尔温的《印度部落(在俄里莎)的宗教》和他在巴士塔的穆里亚斯的社会心理学复合体《穆里亚斯和他们的戈特尔(在新玛得亚邦)》中对宗教的论述，也许是仅有的两个例子。这两篇论著极好，它们确实鼓舞了我从事这种宗教研究的工作。

当我于东北边境特区在维里尔·埃尔温博士下面工作时，我得到很多特许，并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使我回想起和他的交往，也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对这个学而不倦、并对部落问题有这样多成就的部落艺术与宗教的伟大学者，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

我的母亲给我奠定了研究宗教的基本方向。她为此曾在我们家里提供了文化的传统与环境。宗教在我们家里是个巨大的文化传统，我最早得到的鼓舞也许就是在那里。

在这些困难的日子，我的妻子伽雅特里给我提供了一种气氛，使我不顾生活困难的挑战，专心致志而又信心十足地从事这个宗教论著。

东北部落宗教在文化背景上，还有许多不了解的知识领域，对它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将使宗教学者们对部落宗教能够系统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此外，还可以提供一幅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东北部地区宗教的完整图画。

雷格胡维尔·辛哈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于波帕尔

## 一 东北宗教的文化概述

即使在今天的发达社会里，宗教也还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课题。那里科学的无能为力，常迫使人们去寻求上帝或超自然的力量，以便使其信念在世事的秩序中不致完全丧失。科学实际上建筑在因果理论和一定的自然法则或原理的基础上；宗教则以灌输超自然主义意识的简单信仰为基础。宗教在有文字记载前的社会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给予更深刻的影响，人们完全屈从于宗教的所作所为。

人类学家关心宗教的起源，并尝试建立关于宗教的若干理论。万物有灵论（animism）、物活论（animatism）、自然崇拜（naturism）、自然论（naturalism）、鬼灵信仰（manaism），全都是从最原始的形态去理解宗教。我们在此与这些无多大关系，但参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将讨论的这个宗教是在这个文化区里的、被许多人类学家称之为“原始宗教”